

传说与真实:试述先秦扬州文明的脉络

朱季康^{*1}

(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, 江苏扬州2252000)

【摘要】远古时期, 天皇族南迁江淮扬州地域。至今7000—6000年前, 龙虬庄先民成为扬州地区的主人, 创造了不亚于海岱及环太湖流域的文明。三皇五帝、夏商时代的东夷, 在扬州大地繁衍生息, 并沟通着淮河流域与中原华夏族的联系。西周时期, 干国的存在极大地提升了扬州地域的发展。吴国灭干后所筑的扬州城具有高度的区位优势, 开启了千年城市文明的历程。

【关键词】先秦; 扬州; 文明

【中图分类号】K207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 **【文章编号】**1671-6973(2016)06-0041-05

从史前到春秋战国, 扬州大地上曾生活着人类的各种族群, 他们繁衍生息, 争斗交流, 共同创造了先秦时期扬州地区的人类文明史。

一、石器时代的扬州史前人类文明

作为燕山运动以来长期缓慢沉降的江苏拗陷带的一个部分, 在第四纪的时候, 苏北江淮地区曾经遭受海水淹没, 形成浅水海湾。而这个拗陷带的西缘, 受到西侧低山丘陵缓慢上升的影响, 从海平面下逐渐升起, 形成陆地, 但是还残留着部分洼地和水形成湖泊。^[1]

关于这一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, 学术界颇多争论, 但大致可上溯至公元前 3 万年前。传说中, 一群史前人类沿沭河南下迁移定居于今连云港朝阳区一带, 繁衍生息, 其领袖被称为天皇, 其族群便被称为天皇族。天皇族种稻渔猎为生, 承认私有制, 并互相联合进行防卫。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, 东海海面年均上涨 5 厘米, 两千年的时间内上涨了 100 多米, 大批天皇族农田被淹没。兼之原在胶东半岛活动的以太昊为首的东夷族南下, 压缩天皇族生存空间, 天皇族被迫南迁或与东夷混居。距今七、八千年前, 南迁的天皇族抵达了今天扬州的高邮一带, 联合与从江南北上的共工氏反击东夷, 站稳了脚跟, 龙虬庄即为其据点之一。

距今7000—6000多年前的扬州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, 四季分明, 雨热同季, 海拔2—3米, 年平均气温为27.3℃, 年均降水量为1014.4mm, 无霜期约220天。^[2]

海岸线大约沿连云港东—灌云—灌南—阜宁羊寨—盐城龙岗—大岗—东台西, 向南折至海安沙岗, 再下向折经姜堰—泰州—

¹ 收稿日期: 2016-06-20

作者简介:朱季康(1979-), 男, 江苏扬州人, 历史学博士, 教育学博士后,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, 硕士生导师,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。

扬州一线此后海岸线不断向西推进。^[3] 这一带的江淮平原,生态环境优越,植被茂盛,水网密布,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,是古龙虬庄人生活的天堂。

20 世纪 70 年代,在距高邮市东北约 8 公里的龙虬庄镇^① 龙虬庄村,出土了若干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,该地被命名为龙虬庄遗址。后历经 4 次大规模考古勘察,提供了大量这一时期扬州先民生活生产的实际资料。该遗址由遗迹 4 处、灰坑 35 处、墓葬 402 座组成。约有 5 万平方米,为近似正方形,水道环绕四边。共出土文物有陶器、玉器、石器、角骨器等 1200 余件^②。经过 C14 测试,龙虬庄文化被划分为 8 个文化堆积层,其第 4 至第 8 层为新石器文化层,距今约 7000—6300 年。

从年代及考古遗址状况推断,古龙虬庄人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,他们以群居方式生活,男性平均身高约为 1.67 米,女性平均身高为 1.54 米,人均寿命为 25.73 岁。他们以渔猎与耕作为生。渔猎的对象为鱼、龟、螺、蚌等水生动物;鹿、獐等陆地动物及鸟类。他们已经饲养家畜,包括犬、猪。也饲养一些水生动物,他们挖掘各种形状的深坑以饲养鱼、蚌类。古龙虬庄人已有相当程度的稻作技术水平。在其遗址的第 8、7、6、4 层皆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炭化粳型稻米。

陶器、骨角器、石器、玉器,是古龙虬庄人所使用的主要工具。有陶釜、鼎、盃、匚、壶、罐、釜等,大多为灰陶,红陶、黑陶较少。还有以动物的角、骨制作的锥、针、凿、纺轮、勺、坠、笄、斧、锄、刀、叉、匕、镞、鏃等骨角器。

古龙虬庄人居住于地面,他们的建筑物有两种干阑式与地面式两种主要类型。干阑式建筑较为简陋,地面建筑则有墙基、柱洞,在其内部,还会铺垫一层碎蚌壳作地面。

古龙虬庄人以东为尊,他们的墓葬大部分头东脚西,面部稍侧向南。墓葬为层层叠压,最浅处离地面仅有 0.3 米,以单人葬为主。尸体一般以仰卧直肢为主,也有少量俯身及屈肢葬、二次葬等形式。墓葬一般会附有随葬品,放置于尸体头侧、身侧或足部。尸体一般头顶红陶钵或者面部扣以红陶豆^[4],并在钵或豆的底部凿一小孔。

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,古龙虬庄人已使用陶文,遗址内一片陶盆口沿的残片上,刻着一段含有 14 个文字符号的陶文。有学者考证其文字来源为古夷文(刻划符号)或象形符号(大汶口遗址文字),为一篇祭文,其内容为:“水族祖妣在上,现贡肥鱼、雄鸡、金龟、老牛共十筒。请享用。并保佑子孙平安昌盛。”^[5]

大约五千五百年前,海平面继续上涨,大量农田被淹,古龙虬庄人不得不继续向南迁移。研究者认为其去向近者为今天的苏南苏州一带,远者为广西乃至日本。古龙虬庄人从江淮大地消失了。

龙虬庄文化延续达 1500 年之久,其稻作农业“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稻作遗存相当”^[6]。龙虬庄遗址的考古发掘,证明在江淮东部,存在着一个文化序列完整、特征稳定的,与海岱文化区、环太湖文化区所不同的江淮东部文化区。这个史前文化区以龙虬庄文化为代表,他们是包含扬州地区在内的江淮地区石器时代的主人。

二、三皇五帝、夏商时代的扬州人类文明

上古时期,淮河独流入海,与其平行的有汝水、颍水、泗水等 19 条大支流,这些支流又分出沃、湛、沘、潢、沂、沭等小支流,在江淮平原上,密集的河流与遍布的水泽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景观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称三代时淮河流域“草木畅茂,禽兽繁

² ① 原名一沟乡。

② 一说 2000 余件。

殖”。而扬州所处的淮南地区更是低下潮湿，水泽纵横，生灵茂盛。

续古龙虬庄人后，关于江淮之地的人类，尤其是淮南之地的主人，在铭文中曾出现“东夷”、“淮夷”、“徐”、“舒”等词，但关于他们具体繁衍迁徙消长的过程，至今仍有争论。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以徐、淮夷、东夷等氏族组成的东夷集团占据着山东南部及江淮流域，各个名为“舒”的小氏族集团则为徐的旁支，分布于今天的安徽淮南一带。其中徐最为强大，为东夷首领。尧舜至夏，东夷集团在这里繁衍生活，以鸟为图腾，创造着不同于中原的东夷文化。

他们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，至夏朝建立前，农业产品已经能够有大量剩余，他们已经会制酒，其民风也十分粗犷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“东夷率皆土著，喜饮酒歌舞。”东夷的部落首领皋陶、伯益曾经率领东夷集团协助大禹治理水患，他们的功绩得到了舜的肯定并将姚姓之女赏赐于伯益为妻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“女华生大费（伯益），与禹平水土，已成，帝锡玄圭。禹受曰：‘非予能成，亦大费为辅。’帝舜说：‘咨尔费，赞禹功，其赐尔阜游。尔后嗣将大出。’乃妻之姚姓之玉女。大费拜受，佐舜调驯鸟兽，鸟兽驯服，是为伯翳（伯益），舜赐姓嬴氏。”

夏朝初期，因为禹与皋陶、伯益曾同为舜臣，一起治理水患，夏与东夷、淮夷等部落的关系较为融洽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称：“夏之兴也，融降于崇山；其亡也，回禄信于聆隧”，反映了夏与东夷集团的友好关系。皋陶的后裔英、六、蓼等国逐渐华夏化，成为夏的诸侯国。群舒为皋陶之后，偃姓，与徐近亲或系其别支。徐与舒，同音通用，别部离开它们的宗邦，还戴着旧日的名字。由于舒人与淮水一带的夷人相距不远，有的学者将其归入东淮夷范畴。皋陶的胞族伯益之后钟离、黄等则被禹封于淮水流域。

夏朝建立后，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飞速发展。史前文化不落后于中原的东夷部落地区，开始逐渐落后，但是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。《路史·后纪》卷十四记载：“太康既尸天子，以佚豫蔑厥德”，“于是四夷背叛，黎民咸贰。”不满于太康的暴政，从夏太康起，东夷与夏爆发战争，战争持续了40年。东夷首领后羿曾一度击败夏朝，代理夏政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云：“昔有夏之衰也，后羿自钜野迁于穷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。”后寒浞杀后羿，取代东夷领袖。夏与东夷之间的战争也时打时停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帝相“二年，征风夷及黄夷。七年，于夷来宾。”少康复位，“方夷来宾”。后芬“发即位，三年，九夷来御”。后泄“二十一年，命畎、白夷、赤夷、风夷、阳夷。”等都是当时双方战争的写照。双方也有和平相处的时间，如帝相子少康执政期间对东夷未发动大规模战争。到桀执政时，其政暴虐，引起天下诸侯纷纷叛乱，东夷集团也随即向西侵入夏朝腹地，桀于是在有仍大会，派兵大举攻伐东夷并大破之。同时，作为东夷一支的商汤起兵放夏，得到了东夷集团的响应。商与东夷集团联军向西攻击夏朝伊、洛地区，直到黄河关东一带，终于将夏朝推翻。

商初，由于一同反抗暴桀东夷集团成为了商的可靠盟国。直到太戊时，由于商朝的压迫与剥削，导致了夷人的反抗。东夷集团中的两大族团为淮夷和徐夷在商代都建立了方国。徐夷与淮夷都力图与商王朝争夺控制权，于是引起了商王朝对其的征伐。卜辞记载帝辛十祀九月甲子占卜“征夷方”，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”。商纣击败了东夷，但是却来自西岐的周灭了。

夏、商时代的东夷，通过与中原不断的战争，客观上也促进了两个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，淮河流域与中原华夏族的联系也逐渐的密切起来。

三、周时代的扬州

西周早期，东夷概念往往可以包括淮夷。西周中期后，东夷被镇服，文献（包括金文）中淮夷多见，东夷只是偶尔提及。东夷和淮夷的分野开始明确，出现两者并存的现象，淮夷有时又被称为南淮夷。

今天扬州城西北的蜀岗之上^①，生活着淮夷的一支部落，因其地靠近水畔与河岸，故得名“干”^②。约公元前1050年周武王灭商后，分封诸侯，以其子封邶，干部落即成为西周的封国，为邶国。邶，从邑干声，有涯岸与国都之意。作为一个“邑”的邶国，也仅为在原始村落的聚落基础上得以发展而已，其部落活动范围应限制于蜀岗东、西、北三面邻近地区。^③

整个西周时代,南淮夷诸国与周王朝关系微妙,时而称臣,时而反叛,周王朝则两种手腕并施,抚慰臣服者,镇压反叛者。根据铜器铭文及文献的记载,周初及穆王、厉王、宣王时期,淮夷都曾发动大规模的反抗,压迫周王朝的统治南线长期局限于汝水一线。

《书·大诰序》称周武王去世后,“武王崩,三监及淮夷乱”。《史记·鲁周公家》称东夷集团帮助武庚叛乱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东伐淮夷,残奄,迁其君薄姑”。周王朝遂以召公为太保,周公为军师,向东讨伐淮夷和残奄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:“商人服象,为虐于东夷,周公遂以师逐之,至于江南。”有学者说曾一直打到津地^③。

经过西周初年几次大的军事打击后,徐夷、淮夷及群舒南迁至淮河沿岸,其中淮夷迁移最早。这里,周王朝的势力还很微弱,徐、夷、淮夷与淮河、泗水流域的土著人结合,形成了一个大的盟邦,称“淮夷”。此时徐夷、淮夷合体,史有徐即淮、淮即夷之说。因为徐夷人曾有伯王之封,因而盟邦之主为徐夷人。他们与今安徽境内的群舒结盟,共同抵抗西周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:“厉王无道,淮夷入寇,王命虢仲征之,不克。”《禹鼎》记载在周厉王时期,鄂国联合南淮夷诸国反叛周王朝,一度逼近西周腹地宗周。周厉王命令西六师和殷八师反击,他下令,无论老少,格杀勿论。但西六师与殷八师未能完成任务,后由武公率领其氏族军队,才击败了联合叛军。《敌簋》也讲述了同样的历史,并提到这次作战,斩首上百,还救出了被俘的400周民。“淮夷、徐戎亦并兴反,于是伯禽率师伐之,干胙,作《脍誓》(即《费誓》)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成王既伐东夷,息慎来贺”(此里的东夷,或作淮夷)。《尚书·蔡仲之命》:“成王东伐淮夷,遂践奄,作《成王政》。”从这些记载中,可见当时淮夷与周王朝作战的频繁与激烈。

至周宣王中兴,淮夷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,到徐偃王时十分强盛。他率领淮夷攻伐其他宗国,将势力向北扩展至洛水、伊水流域。迫使周穆王承认其在淮河流域的宗主地位。《路史·后纪七》云:“(周)王命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,君偃一段仁义,而寘国三十六,周王刻之。”当时向徐臣服的有36个小国。周宣王登位后既在齐、莱、甫等地准备武备,若干年后,开始对淮夷大规模用兵。终于迫使其臣服,纳贡并承担王役。但是与淮夷的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周王朝的实力,成为了周王朝最终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这个时期,包括淮南在内的淮河流域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水稻种植技术有了提高,麦子种植增多。一些经济作物也开始种植,常见的有漆、桑、柞及各种果树。淮夷人善于饲养蚕桑,采用平放式织机织丝。农具以木、石器为主,淮河流域处于江淮铜矿带,因而青铜器的铸造有较高的水准和规模,高于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,以至于西周王朝也将争夺铜矿资源作为攻伐淮夷的目的之一。征伐淮夷的铜器铭文中及文献中有“俘吉金”、“俘戎器”、“大赂南金”等语。“金三品”则是淮夷向周王朝进贡的主要物品。水利有所发展,开始人工灌溉。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不足以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,畜牧、渔猎和采集依然是其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,在其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,贝、石贝、蚌贝等货币已经流通。

公元前770年,周平王东迁,春秋开始,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。随着诸侯国的兴起,西周时的一些强盛势力集团纷纷瓦解与崩溃,在淮河流域,淮夷势力逐渐式微,夹杂在楚、吴及华夏诸国的势力范围下,在大国争斗中寻求生存。虽然还曾经有过较大作为,如鲁僖公十三年,《左传》云:“淮夷病杞,且谋东略也。”淮夷进攻杞国,也曾遭受鲁国等国家的攻击。见《通鉴外纪》记载:“(周)襄公八年冬,(鲁)僖公会诸侯于淮上,谋东略,未几,遂伐淮夷。”还曾和其他国家联合攻击吴国,即《春秋·昭公四年》所云:“楚子、蔡侯、陈侯、许男、顿子、胡子、沈子、淮夷伐吴。”但基本已经处于没落境地。

³ ① 关于古邗城区域,有汉朝广陵城区域说;有汉广陵城西部说;有汉广陵城东部说。

② 《管子·小问》:“干,江边地也。”亦有学者称此干国为太湖地区古干国遗族,夏禹王杀其君而并未亡其国,它直至公元前680年前后被吴国皮然王所灭,余部又逃至扬州地面建立成“邗国”。姑为一说。

③ 详见吴子辉:《扬州建制笔谈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,第3页。

④ 今扬州宝应县南。

当时地处扬州地区中心区域的邾国(干国)作为一个方圆不过数十里的小国,跟随着淮夷的进退。其时干国的金属冶炼技术相当发达,能够制造利刃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称:“夫吴干之剑,肉试则断金马,金试则断截盘;薄之柱上而击之,则为三,质之石上而击之,则碎为百。”传闻的干将作剑,一种说法称所谓的“干将”即为干国的工匠。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载:“干将作剑,采五山之铁精,六合之金英,候天伺地,阴阳同光,百神降临,天气下降,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。于是干将不知其由。莫耶曰:‘子以善为剑闻于王,使子作剑。三月不成,其有意乎?’干将曰:‘吾不知其理也。’莫耶曰:‘夫神物之化,须人而成。今父作剑,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?’干将曰:‘昔吾师作冶,金铁之类不消,夫妻俱入冶炉中,然后成物。吾今后世,即山作冶,麻经萎服,然后敢铸金于山。今吾作剑,不变化者,其若斯耶?’莫耶曰:‘老师亲烁身以为物,吾何难哉?’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。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囊装炭,金铁乃濡,遂以成剑。”

在邾国的南面,有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,为其最大的敌人。其西及东北面,有属于徐夷的群舒各小国^①。春秋时,邾与吴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战事最激烈的时候,干国的青壮年全部上了战场,连7、8岁的小孩子也想上阵抵抗,因为还留有乳齿,军士不同意其请求,孩子遂自己打落掉自己的乳齿,显示自己已经成人,方得以从军。《管子·小问》云:“昔者吴、干将,未龀不得入军门,国子撻其齿,遂入,为干国多。”这些足证当时两国交战的激烈。干国由于国力无法与吴国相抗衡,尽管经过举国皆兵的抵抗,还是在西周晚期或春秋初被吴国所灭。

吴占领邾(干)国后,为了增强吴国的防御能力,阖闾大力修建城郭。大小城郭纷纷出现。阖闾时,吴国有“吴大城”、“吴小城”、“干城”、“古城”、“无锡城”等。其中的“干城”即“邾城”,为公元前486年在邾邑旧址上建筑邾城,作为屯兵储粮之所,属于军事城堡性质,也是史料记载的扬州地区第一座城邑。邾城的修建,使得吴国在长江以北有了有一个坚固的桥头堡,便利其北上争霸的战争。同邾城一样的这些军事城堡内屯积着大量的军事物资,城墙高耸,护城河宽广,兵士健壮,武器精良,由通明军事韬略的大夫统辖着。吴灭邾(干)后,曾经吴、邾(干)并称。出土的一些春秋时代的古文字资料称吴国为“邾”,邾王则是野戈。“邾王是野乍(作)为元用。”邾王即吴王,就是寿梦。20年代出土于河南卫辉附近的禹邾王壶,其铭文曰:“禹(遇)邾王于黄池,为赵孟(介),邾王之惕(赐)金,台(以)为祠器。”^②此铭文所记即《春秋》哀公十三年“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”之事,赵孟即赵鞅,邾王即吴王。也有学者称邾邑不仅为军事要塞,且吴国春秋期间曾迁都于此。^③也为一家之说。修建邾城后,吴王夫差在此开挖水道,以沟通江淮。《左传·哀公九年》:“城邾(今扬州市西北),沟通江淮。”这条水道从长江开始,向北再向东北经武广、陆阳两湖(今高邮西南),连接樊梁湖(今高邮北部10公里)、博文湖(今宝应东南约45公里)诸湖,再折向西北至末口(原淮安以北之神堰处,早圯),然后入淮。这条水道即今天的古邾沟,也即古代大运河的源头。

属于吴国时的邾邑,离楚境不远,吴楚自寿梦二年(公元前584年)以来的100余年间,战争不断,其中有两次战争邻近邾邑,分别为公元前559年秋的吴楚棠之役、公元前538年秋的吴楚朱方之役。整个春秋时期,邾邑始终属于吴国,未受大的侵扰。阖闾九年(前506年),吴联合唐、蔡在柏举与楚决战,五战五胜,占领楚都郢,取得了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所称“烧高府之粟,破九龙之钟,鞭荆平王之墓,舍昭王之宫”的辉煌业绩,吴王不再满足于在东南一隅的霸主,不顾民力,进行旷日持久的中原争霸之战。邾沟建成后,其军事功能立刻得到了充分发挥,吴军由此北上中原,实现了吴王争霸的愿望。邾沟修建的第二年(公元前485年),吴王夫差即北上攻齐。《吴越春秋·夫差内传第五》:“十一年,夫差北伐齐。”通过与齐国的几次战争,终于臣服了齐国。公元482年,当吴王夫差不听太子友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的劝告,执意倾全国之兵北上,于黄池(今河南封丘西南)与晋国争夺霸权时,越国出兵攻占其都邑姑苏,大败吴军。夫差返回吴国后,向越求和。国力大大削弱的吴国,终于于周元王三年(公元前473年)为越所灭。邾也随之属越。

进入战国时期,周显王三十六年(公元前333年),楚国击败越国,越王无强被杀,邾城被楚所占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称楚怀王

^① ① 在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:曰舒、曰舒黎、或曰黎、曰舒鸠、曰英、曰六、曰巢等,群舒为徐之余子徐胤之别封者。

② 释读依杨树达:《积微居金文说(增订本)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170-171页。

十年(公元前19年)楚国在此设县,“城广陵”。楚国在广陵建城的目的,还是出于军事目的,因为当时越国依然控制着广陵周围的吴邑、琅邪、云阳等邑。直到公元前301年,楚攻克吴、琅邪等邑,广陵城的军事功能才告一段落。

综上,从远古至战国,出于江淮之东的扬州一直是沟通南北中华文明重要地区,其自身文明发展脉络也清晰有序。在与其南北地域文明的战争与交流中,先秦时期的扬州文明也不断进步,生生不息。

[参 考 文 献]

[1]单树模等. 江苏地理[M]. 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0:25.

[2]李民昌等. 高邮龙虬庄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[J]. 东南文化,1997(2):32.

[3]吴建民. 苏北史前遗址的分布与海岸线变迁[J]. 东南文化,1990(5):246.

[4]张敏. 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及其意义[J]. 东南文化,1995(4):97.

[5]刘志一. 龙虬庄陶文破译[J]. 东南文化,1998(1):59.

[6]王才林,张敏. 高邮龙虬庄遗址原始稻作遗存的再研究[J]. 农业考古,1998(1):172.